

亦弓刀殘魂

馮家英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

责任编辑：方 殿

封面设计：愚 人

楚金戈行年8岁，其母顾影怜意外搭救黑道巨枭盖云天于垂危，盖云天为报深恩，诈死埋名当长工，苦心栽培楚金戈。

历时十二载，楚金戈艺成，奉母命寻父，先后血战济世堂、恶斗长枪会、冒名潜入轮回院、单刀怒挑慈悲谷……

为了找到父亲，楚金戈时而铲暴锄奸，时而贪酒恋色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当朝文官从一品，位居宣徽院正使的钱伟宗，就是其父楚殿臣，进而查出钱伟宗不仅操纵黑白两道、绑票暗杀、祸国殃民，并且姘奸皇太后，私生一子钱少伟，逼使刀弯人不弯的楚金戈，不得不痛下诛弟杀父之心……

ISBN 7-80505-745-1

I·682 定价：10.80 元

(全两册)

# 弯刀残魂

下

冯家文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·一九九三年·石家庄

## 第二十一章 雏凤扬威

别看盖云天被达官显宦、富商巨贾视之为洪水猛兽，也被武林人士、江湖朋友呼之为盗中巨梟，实际他天性至孝，肝胆照人。

值得一提的，是盖云天入门不久，恩师仙逝，所有武功，几乎全是掌门师兄敖振天代师传授，因而他也最怕自己这位指能裂石、力可移鼎、威慑黑白两道的掌门大师兄，和疼爱自己的两个徒侄女。

被人呼为瘦飞燕的柳飘絮，所以迟至今日方才拜见嫡亲师叔，一是她出身齐鲁世家望族，轻易不得踏入江湖，二是她拜师不久，盗中巨梟就惨遭暗算，匿迹潜踪，因而推延到今天。

盖云天左手扯起拜倒在自己面前的瘦飞燕，右手一抖手中的龙筋竹，语音威而不猛道：“朱业清，看在你献给老子一根龙筋竹，我老人家决定放你一马，可别再让我碰上你！”

目视朱业清心灰意冷，一瘸一拐地逝去，盗中巨梟方才把脸转向柳飘絮。

柳飘絮冷古丁地开口说道：“师叔，恭喜你老人家见到了

亲人！”

盖云天早从胖杨妃洪梅芝的口中得知，掌门师兄敖振天，所以破例收下柳飘絮这个出身于世家望族的豪门千金，一看她先天禀赋极佳，二喜她慧黠敏捷，最主要的，是怜惜她全家皆在战乱中死于元军的屠刀之下。因而极为慈爱地和声说：“你这孩子真淘气，师叔早就承认你是亲人了！”

柳飘絮樱唇一凸道：“别看师叔现在说得这么好听，待一会见到了你老人家的那位亲人，恐怕我这个徒侄女就得向后挪挪了！”

听得盗中巨梟一呆。

柳飘絮脱口一句：“你老人家不信？”

盖云天忙问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柳飘絮先是莫测高深地一笑，然后向远处招呼：“弟媳，快来拜见我师叔！”

随着瘦飞燕这一声召唤，从远外走来一个身穿绛色衣衫的少女。

盗中巨梟心中暗忖，柳飘絮全家被杀，形单影只，哪会有此弟媳？

直到绛衣少女相距不远，盖云天一眼看出她最多不会超过十六岁，因为她的那具纤长娇躯，尚来发育完善，姿色却极秀丽。

绛衣少女来到切近，盗中巨梟方才瞧清她出落得像朵含苞欲绽的蔷薇花，也像妙笔生花画成的小仙女，美得一点不带烟火气。

盖云天毕竟不同一般江湖人，蓦地悟出绛衣少女就是敖秋菊。

侍立一旁的瘦飞燕，这才把内中情由一五一十地告诉给师叔。

原来，敖秋菊之父敖不屈所学极杂，水旱功力，全臻绝顶，因此敖秋菊落水之后，得以不死，反乘机离开楚金戈，来找盖云天。

敖秋菊跟丈夫楚金戈一样，用拜师大礼，叩见了盗中巨擘盖云天。

盖云天让柳飘絮先替自己扶起敖秋菊，然后责备她不该离开楚金戈。

敖秋菊内心凄苦，表面强颜赔笑回答道：“金戈爱孩儿至深，我不诈死离开，他不会亲近别的女人，更不会亲近钱作揖的女儿。”

盗中巨擘出自内心地赞叹道：“难为你深明大义，我承认你是楚金戈的发妻。”

语首略沉询问道：“有关皇太后确定钱作揖之女为王妃，真此事？”

敖秋菊恭声答道：“确有此事，并从乌衣红粉那里得到了证实。”

盖云天刚吐出：“为今之计……”

柳飘絮早急不可待地恨声说：“为今之计，自该去杀黑吃黑那个老匹夫！”

深谙世事人情的盖云天，情知自己不问，身为徒弟媳妇的敖秋菊，绝对不敢乱出主意，所以，和颜悦色地问她：“你看事情该如何？”

敖秋菊够多乖巧，师父虽问到她，她还是先把目光投向师姐柳飘絮。

柳飘絮玉臂一舒，揽住秋菊的香肩娇嗔道：“姐姐不稀罕你的这份小心！”

有柳飘絮这句话，敖秋菊方才直舒己见道：“孩儿想请师父你速回荆山抱玉岩。”

盖云天一怔。

敖秋菊解释道：“一阵风何九，贪杯误事，目中无人，不可重托！”

盖云天道：“因此你才用上速回二字？”

敖秋菊先答出一个“是”，然后说出：“至于黑吃黑，由孩儿和师姐去对付。”

柳飘絮心神一震。

盖云天竟然深信不疑地听从道：“为师听从你的所说，立即转回抱玉岩。”

话落，人已远在数十丈开外。

柳飘絮开口第一句，就是：“看不出，你这小东西比我还还会吹！”

敖秋菊说：“小妹不敢！”

柳飘絮一下子提高声音道：“还说不敢，我看你简直敢下海揭龙鳞！”

敖秋菊诚心激她道：“师姐倘若不想去，小妹只好一人动身了。”

柳飘絮噗哧一笑道：“你这小东西真鬼，愣把不敢去改成不想去。”

敖秋菊强行忍住不发笑：“多谢夸奖！”

同样一声“多谢夸奖”，是敖秋菊向黑吃黑说出的，时间已在三月后，地点在轮回院的门外广场上，是敖秋菊巧妙地闪避

开黑吃黑前六招凌厉凶狠的七尺轮回带，赞出一声好。

错不是亲眼目睹，柳飘絮绝对不会相信敖秋菊能避开六招轮回带，喜得她脆声吐出一句：“小东西，你敢给我打这样的马虎眼！”

为了激怒黑吃黑，敖秋菊也脆声吐出：“不是我打马虎眼，是老家伙的武功二五眼。”

黑吃黑再是老江湖，临敌经验再丰富，也架不住一气三分迷。

因此，挥出来的中六招，表面看又凶又狠，骨子里反倒不如前六招。

诚心冤他的敖秋菊，一面聚精会神地闪避袭向自己的七尺轮回带，一面数着招式。

经此一来，黑吃黑简直怒发如狂了。

正当黑吃黑提聚所有功力，决心用最后六招，将敖秋菊立毙当场时，蓦地一声阴恻恻的怪笑，传入在场所有人的耳内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头一个闪目观望的，是紧握短剑，时刻在为敖秋菊把风的柳飘絮。

相继扭头巡视的，是形如怒狮的黑吃黑，和他手下那批爪牙。

令人奇怪的是敖秋菊，一不闪目观望，二不扭头巡视，形如没事人一样。

出现在众人眼前的，是个怪模怪样的黑衣老人，拄着一根镶铁拐。

柳飘絮眼尖，明显地瞧出黑吃黑一眼瞧见黑衣老人，神情陡震。



这个黑衣老人太怪了，只见他枯瘦的身躯顶着一个硕大无比的脑袋，头上一抹溜光，活像一片不毛之地，两条腿一长一短。

黑吃黑老人说出的话，比刚才阴恻恻的怪笑更加刺耳和吓人：“姓赫的，别人越活越有出息，你他妈的倒好，反而越活越没有出息了！”

柳飘絮不傻，冲黑衣怪老人胆敢开口辱骂黑吃黑一句“他妈的”，就知此老大有来头，身分、地位和武功，也准在黑吃黑之上。

果听黑吃黑嗓音涩哑道：“姓路的，你别吃饱撑得没事找事瞎掺和。”

姓路的黑衣老人咧开大嘴阴笑道：“想不让我掺和也可以，你得给点啥！”

意思是得给他一些好处。

柳飘絮刚想讥笑黑衣老人更没出息。

黑吃黑早接口一声：“快请开出价码！”

黑衣怪老人不慌不忙地伸出一根手指头，明显要得价码不大。

黑吃黑忙问：“你想要一样什么？”

黑衣老人干巴巴地吐出：“一千两银票！”

黑吃黑神情一松，扭头吩咐自己的属下，赶快去取一千两银票。

一千两银票取来后，黑衣老人又干巴巴地吐出：“一千两黄金！”

黑吃黑眉头一皱，吩咐手下的人再取来足色足两的一百两金片子。

黑衣老人第三次吐出：“一条轮回带！”

黑吃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沉声叱出一句：“说得清楚一点！”

黑衣老人提高声音：“一条轮回带！”

气得黑吃黑须眉皆乍，厉喝一声：“路癩子，你这是故意来找茬！”

黑衣老人反唇相讥道：“黑吃黑，难道我会前来找你叙交情？”

黑吃黑一甩手中七尺轮回带：“该死一千次的癩鬼，你欺人太甚！”

黑衣老人阴笑道：“我还有一样没说出！”

黑吃黑问：“什么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一个人的脑袋！”

黑吃黑问：“谁的？”

黑衣老人说：“你的！”

黑吃黑虽知黑衣老人不好惹，终归泥人还有土性子，蓦地抖动手中那条七尺轮回带，暴然袭向一点没加防范的黑衣怪老人。

按说，凭黑吃黑这种一等的黑道儿狠角，一般江湖人物，别说疏于防范，就是小心在意，加强提防，也万难逃脱他的这种暴然突袭。

可黑衣怪老人一拐杖地，看样子连气都没提，就向右侧飘出去八尺。

奇妙的是，落地原式不动。

柳飘絮出身于裂碑移鼎门下，对轻功一道当然见识得不少，但像黑衣老人这种一不躬身，二不叠腰，横飘八尺还是原

来的老样子，说得玄乎点，活像神话之中的五行挪移大搬运。

黑吃黑悍然出手，暴袭不得，势成骑虎，只好重挥地狱轮回十八带。

只见层层轮回带影，织成了一大片寒芒，凌厉凶狠，诡异莫测，连绵不断地把那位黑衣怪老人的枯瘦身躯，罩了个严严实实。

柳飘絮刚想出手救援，却被悄立在她右侧的敖秋菊伸手扯住了。

半个时辰过去后，打斗双方开始起了变化，黑衣老人变守势为攻势。

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时辰，黑衣老人的拐法，宛如狂风骤雨般地泼向了黑吃黑，逼使黑吃黑不得不把进攻改为防守，主客开始易势。

柳飘絮悄声说道：“打蛇不死，必留后患，咱们乘机屠了黑吃黑如何？”

敖秋菊同样悄声说：“黑吃黑狂而不暴，凶而不恶，罪不该杀！”

柳飘絮妙目一瞪：“你敢说他不该杀？”

敖秋菊把声音压得更低道：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金戈需耍他！”

柳飘絮一怔：“你想收服黑吃黑？”

敖秋菊点了点头。

柳飘絮指了指黑衣老人：“他会听你的？”

敖秋菊抿嘴娇笑，避而不答。

柳飘絮刚想再次追问秋菊，认不认识那位怪模怪样的黑衣老人。

黑衣怪老人反倒主动揭开了秘密，只听他冲秋菊咋咋呼呼道：“菊丫头，犯人已经套上刑枷，是开刀问斩，还是砸镣收监，你好歹也得搁下一句话，失手弄死他，你可别埋怨大伯。”

柳飘絮诧声问出一句：“他是你大伯？”

敖秋菊无限崇敬地点了点头：“他老人家是先祖收养的义子，当然是我的大伯！”

娇躯一颤，柳飘絮失声惊呼：“他竟是二十年前人见人怕的长短不齐？”

原来黑衣老人姓路，双腿先天性的长短不齐，因而自起名讳路不平，八岁拜在敖秋菊祖父敖南国的膝下，内外功力，俱臻绝顶。其为人也嫉恶如仇，手底下极黑，是故人见人怕。

在柳飘絮和敖秋菊二人互相问答的短暂时间内，长短不齐路不平乘三拐逼退黑吃黑之机，蓦地从铁拐把柄之内抽出一口短剑。

前文叙过，柳飘絮出身于齐鲁世家望族，宝刀怪刃，自然见识过不少。

只见路不平手中的短剑，长不过尺二，剑身极窄，最多只有一指，剑身离开拐柄，铮的一声轻啸，宛如龙吟，抽出半截剑身时，已感到光芒射眼，全部抽出之后，更显得寒芒闪映，有如一泓秋水。

别人不说，就连一贯凶横狠辣的黑吃黑，一眼瞧清那口短剑的形状，先被震惊后退四五步，然后缓缓收起他倚之成名的轮回带。

路不平更是武林中成了精的老江湖，深悉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宽厚的一笑，将那口窄剑重新插回拐柄之内，退到敖秋菊的上首。

最能掌握火候的敖秋菊，更知道官司只能打九九，绝对不能打加一，先恭声喊出一句“赫大叔”，然后执后生晚辈之礼拜见黑吃黑。

俗话说，一句好话三冬暖，恶言冷语六月寒，更何况南京到北京，喊爷是通称，无故不喊叔，喊舅是骂人，黑吃黑满面羞愧了。

不甘落后的柳飘絮，更是打开窗户说亮话：“告诉你赫前辈，我弟媳是敖将爷（敖南园）的嫡亲孙女，路前辈是她祖父的干儿子。”

听得黑吃黑神情更震。

路不平从旁接口道：“柳丫头，你口口声声喊秋菊为弟媳，怎么把重要的一环给忽略了，秋菊嫁给了楚金戈，应该说她是盗中巨泉的徒弟媳妇。”

说完，冲柳飘絮挤了挤眼睛。

比鬼狐还精灵三分的柳飘絮，霸王硬上弓地赖上了黑吃黑：“赫前辈，你老人家在江湖上也是跺跺脚地面乱颤的主儿，能白当……”

言外之意是：“能白当一回大叔吗？”

情况逼使黑吃黑非出一次大血不可，咬牙从衣底摘下一口剑来。

只见黑吃黑的这口剑，全长一尺五寸，剑身同样极窄，乌亮的黑皮软套，光滑的黑犀牛骨把柄，式样异常古朴，捧着递给了秋菊。

敖秋菊刚想后退不收。

早就得到路不平暗示的柳飘絮，不光抢先一步，替秋菊接了过来，并且还抛出一句文：“长者赐，不敢辞，我替弟媳向你

老道谢！”

说完，双手捧剑，像模像样施了一礼。

剑在柳飘絮手中，她哪能忍住好奇心不看，铮的一声，抽了出来。

哪知不抽出来倒好，刚把剑身抽出半截，就把她吓了一跳。

原来黑吃黑暗藏衣底的这口尺半短剑，剑身之上，隐隐流动着暗青色的厉芒。

柳飘絮的一颗心，登时收缩了一下，暗道一声，好险，错不是长短不齐路不平一步赶到，自己和秋菊不死在黑吃黑的七尺轮回带上，也得惨死在她的这口淬有剧毒的短剑之下。

敖秋菊双手接过短剑，道：“请问赫大叔，此剑是否名叫‘屠龙’？”

黑吃黑出自内心地赞扬道：“贤侄女真不愧是敖不屈的女公子！”

路不平问话更为干脆道：“赫老弟和钱大掌柜（指口蜜腹剑钱作揖）仅雇佣关系而已，亲之是为金钱，远之不算背叛，不知可对？”

黑吃黑点了一下头。

路不平单刀直入道：“江湖上有句俗语，一言分长幼，终身是亲朋，对吗？”

不容路不平再次开口，柳飘絮接过话头说：“看起来赫前辈是乐于收下秋菊这个侄女了？”

黑吃黑面容一肃：“赫某高攀了！”

敖秋菊见时机已经成熟，索性公开说明自己的来意：“轮回院自从成立的第二天起，就倚附在当朝宣徽院的羽翼下，大

叔是江湖上公认的七步轮回，侄女盼望大叔能够自行其道。”

不等黑吃黑表态，敖秋菊连忙解释：“侄女所说的自行其道，是请大叔表面上仍然倚附宣徽院和钱作揖，只需暗地里自行其道！”

黑吃黑点头答应。

柳飘絮提出的办法更绝，她说：“轮回院前任院主灌祖嬰的嫡亲外甥灌小伟，其真实身分是我师叔和灌红云二人所生，请赫前辈将他收归门下，也好接传你老人家的七步轮回衣钵！”

路不平心中暗笑，柳飘絮打出盗中巨泉的招牌，黑吃黑敢不答应吗？

满打满算半天的时间都不到，轮回院的问题就解决了，柳飘絮从心眼里佩服秋菊。

老少三人谢绝了黑吃黑的一再挽留，来到江边，路不平和秋菊低语几句自去。

敖秋菊握住柳飘絮的玉腕说：“各种迹象表明，现任宣徽院正使钱伟宗，确实是我爹楚殿臣，让人痛心的是，他老人家也确实当朝皇太后的宠爱姘夫，特别是他老人家的所作所为，确实够得上罪大恶极，不杀不足伸张正义，坏又坏在金戈号称人弯刀不弯，难道真叫他以子杀父不成……”

听得柳飘絮香汗淋漓，心惊体颤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如何是好？”

敖秋菊凄然叹道：“可怜我婆母十八岁嫁到楚家，十九岁喜产麟儿，金戈不满百日时，公爹就离奇失踪，他老人家含辛茹苦到而今。”

柳飘絮眼圈通红道：“老人家可敬可怜！”

敖秋菊语音转肃道：“更为难得的，是她老人家出身大家闺秀，青春年少寡居，愣敢把一个浑身血迹、垂危待毙的大男人，背回自己的卧室内，一藏就是三个月，而这个大男人又是号称盗中巨擘的盖云天。”

柳飘絮由衷地感谢道：“是她老人家救了我师叔，也是她老人家挽救了我们一门。”

敖秋菊把道路铺平垫稳之后，道：“基于以上，小妹决心拼死化装入戎府，斗斗号称口蜜腹剑的钱作揖，和意狠心毒的女阎王钱淑兰。”

柳飘絮刚想阻止。

敖秋菊早铮的一声，抽出黑吃黑赠给她的那口屠龙短剑。

不等敖秋菊把剑横在脖子上，柳飘絮早吓得一迭连声：“我听你的！”

敖秋菊这才收回短剑说：“多谢师姐成全，请师姐迅速返回抱玉岩！”

话完，转身自去雇船。

套用一句无巧不成书的陈词烂调，柳飘絮跟敖秋菊分道扬镳，奔向码头，跨上一艘顺水而下的货船时，正好碰见师姐洪梅芝。

身为大师姐的洪梅芝，一点掌门大弟子的架子都没有，反倒附在柳飘絮的耳旁，先悄声低语了一阵子，然后问柳飘絮愿意不愿意。

柳飘絮虽有幸拜在楚金戈的大师伯门下，练成一身极为不错的武功，可惜一次都没有派上用场，如今大师姐要伙同她一齐劫漕运，芳心自然大动，唯一顾忌，是没摸清对方底细。

元虽灭金亡宋得天下，可连年战乱，天灾人祸，饥民遍地，



嗷嗷待哺。

出身贫困的洪梅芝，见师妹沉吟不语，气得别过脸去不理她。

柳飘絮连忙陪着笑脸说：“不是小妹举棋不定，只怕我们势单力薄。”

胖杨妃这才不再生气说：“师姐我又不是傻子，从打他们装船起，就在暗中盯着看，押送这批漕运的，前后两只船，各有一个头目二十名兵丁，中间那只更是只有一名官吏和一个随身护卫。”

柳飘絮不无怀疑道：“师姐，你有没有看错，真的只有这么几个人？”

洪梅芝胖脸一寒道：“师姐又不是瞎子！”

柳飘絮喃喃自语道：“三艘装载军粮军饷的漕运大船，难道只有这么几个人？”

胖杨妃脸色一板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！”

接着又补了一句：“反正这票生意我是做定了，也算广积一次善功。”

柳飘絮再次低声解释道：“正因为连年战乱，赤地千里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小妹我才决心出现江湖，一为寻找师叔，二为广积善功，方不辜负咱们一身所学，也可告慰恩师于地下。”

胖杨妃嘟起嘴唇说：“那你还迟疑什么？”

三人坐的是艘往返长江上下游的货船，船老大为了捞取一些外块，有时也捎带几个客人，但必须是花钱大方、不吝小费的客人。

胖杨妃出没江淮已久，自然熟悉这种情况，上船伊始，先交纹银二十两。